

生态、创作与传播

——21 世纪戏曲新论

李小菊

目 录

戏曲生态研究：“非遗”保护与剧种建设

当代昆曲民间文化生态考察与研究

——以苏州虎丘曲会为研究对象

城市合作与昆曲创新

——以香港与南京的城市合作与昆曲创作为考察中心

地方戏曲振兴的“河南模式”

历尽繁华谋未来

——转型期豫剧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非遗”视野下河南曲剧的生存策略

乡野存遗珠

——邓州罗卷戏

21 世纪戏曲创作梳理与盘点

当前中国戏曲文学创作现状研究

——以《剧本》杂志 2009 年发表的戏曲剧本为研究对象

戏曲 2017：深耕戏曲传统，蓄势再创高峰

戏曲 2018：现实题材唱主角

当代豫剧剧目建设思考

小剧场戏曲创作研究

2017 年小剧场戏曲：回顾与探索中开拓前行

当代小剧场戏曲：立足传统，独辟蹊径

《画的画》：以先锋时尚的样式致敬戏曲传统

女性戏曲创作研究

将“无场次戏曲”进行到底

——徐棻创作思想研究

戏曲简约主义的女性努力

英雄主义精神下的心灵成长与人性开掘

——当前女性创作革命历史题材戏曲作品新特点

歌哭惊风雨，舞动感天地

——王红丽“疯戏”表演艺术初探

戏海扬帆激中流

——记豫剧名家王红丽

破茧成蝶，唯愿超越

——蔡浙飞印象

众声喧哗

——评徐棻《欲海狂潮》

小女子的壮怀雄心

——评李莉《成败萧何》

奇幻而独特的心理空间构建

——张曼君导演作品《母亲》

“互联网+戏曲”研究

移动互联网时代戏曲艺术发展现状及对策

危机抑或生机？

——互联网+戏曲的现状与前景

粤剧艺术+网络游戏：跨次元合作的生机与元气

——《决战天策府》的启示

把最传统“传播”成最时尚

——从“戏曲网红”谈起

戏曲理论研究

论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的戏曲理论史意义

戏曲改革家阿甲的传统戏曲观及其当代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戏曲文学研究概述

前海学派戏曲理论研究

中国戏曲中的“疯癫”形象研究

关于中国戏曲历史剧的辨析与反思

——对“新时期戏曲历史剧创作学术研讨会”几个问题的思考

评析三种戏曲现代戏是否成熟的观点

附录：名家访谈

于平易处见豪雄
——郭汉城先生访谈
持中守正 固本求新
——陈涌泉访谈
既见桥上风景美，复有桥下水长流
——青年导演张俊杰访谈
小剧场戏曲创作痴情与梦想
——访北京京剧院导演白爱莲

后记

戏曲生态研究：“非遗”保护与剧种建设

当代昆曲民间文化生态考察与研究

——以苏州虎丘曲会为研究对象

苏州对于昆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不只因为苏州是昆曲的发祥地，苏州太仓人士魏良辅将苏州地方民间小调改革成昆山腔，然后才有昆曲的辉煌；也不只因为 20 世纪上半叶苏州昆剧传习所对濒临灭绝危机的昆曲起到的起死回生的贡献；还因为苏州的虎丘曲会对于昆曲的流播与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昆曲发祥地苏州，昆曲作为重要的民众娱乐形式深植于民间，即使在战事纷扰和经济凋敝的困苦岁月，依然能够在民间传唱中得以一脉存续，而昆曲在苏州民间生存状态兴衰的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即是虎丘曲会的存续与断裂。自明清时期虎丘曲会的极度繁盛，到清朝乾隆年间虎丘曲会停歇，至 1987、1988 年虎丘曲会短暂恢复，再到 2000 年重新恢复以来十一年连续举办，虎丘曲会的发展历史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如果从上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等然角度进行考察，我们也可以更深层次地探究这个历史阶段虎丘曲会与昆曲民间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

一、 历史回顾：虎丘曲会兴盛与中断的文化生态背景考察

尽管有关虎丘曲会盛况的记载屡屡见诸明清文人笔端及地方史志，然而其兴起的原因和具体的组织情况却很少历史文献记载。当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成果颇丰，如顾聆森、刘祯、郑元祉、任孝温等对虎丘曲会的研究都非常有见地。本文无意在这一问题上另辟新说，仅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虎丘曲会产生、繁盛和中断的背景进行尝试性的探究。

任孝温《虎丘曲会成因考》一文指出，虎丘曲会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昆曲兴盛的历史背景，二是吴中一带的普通群众对昆曲演唱的热衷，还有吴中一带的“好歌”传统、此间文人簇居形成的浓郁的文人气息，以及吴人“追求精致、崇尚高雅”的思维特点等，并着重指出吴人“精益求精”的思维特点是虎丘曲会形成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曲会形成更

为深刻、更为重要的原因”。¹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虎丘曲会成因考》一文着重探讨的,是苏州地域文化环境与文化生态对文化现象即虎丘曲会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此文值得注意的一点,正是其强调的地域文化中独特的思维特点对文化现象形成的重要作用。实地考察虎丘地区,就会发现,在那样一个小小弹丸之地,其文化浓度与文化密度都非常之高,且不说此地积淀下来的诸多历史记忆,如有关吴王阖闾试剑及墓葬的传说、能令“顽石点头、白莲花开的”高僧生公、唐代名妓真娘葬于虎丘等,单是现在虎丘保留下来的摩崖石刻所体现的文化密度就令人叹赏不已,如最著名的“虎丘剑池”石刻,即使是这四个字,也蕴含了是否颜真卿真迹的传说;再如剑池上方的“剑池”二字,传说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书;“风壑云泉”为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书写,等等。这些不仅是苏州人引以为豪的景点,令游客一发思古之浩叹,更充分体现了苏州浓厚的文化积淀与苏州人崇美尚雅的思想特点,也足以说明虎丘之于苏州的重要的、地标性文化意义。

由此可见,无论从苏州作为昆曲的发祥地和繁盛地的历史文化来看,还是虎丘作为苏州重要人文历史载体的文化空间而方言,都为虎丘曲会这种非物质文化形式的产生与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与空间载体。形成于昆山而繁衍于全国、影响及于朝野的昆曲,是苏州民众引以为豪的文艺形式;而作为“吴中第一山”的虎丘又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同样是使苏州人引以为傲的自然名胜。当昆曲在虎丘唱响,它所蕴含的文化意蕴是颇耐人寻味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角度来看,其重要意义在于虎丘为昆曲这种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展示空间,而这一空间成为昆曲在苏州民间长期得以流传的重要载体,它深植于苏州人的记忆之中,在昆曲繁盛时成为苏州人精神娱乐的重要方式,在昆曲衰敝时成为人们缅怀与纪念的空间依托。即使长期中断,这种缅怀也会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一旦条件成熟,依然会再续文化命脉。关于这一点,1987年、1988年虎丘曲会的短暂恢复已经说明,而2000年重新恢复并成功举办至今的虎丘曲会更是鲜活而生动的例证。

而虎丘曲会之所以会在中秋夜举行,则与苏州地区的民间风俗庆典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韩国学者郑元祉据此推断它与古代祭典仪式有某种关系,结合古人祭月主要在西方的习惯,而虎丘又位于苏州城西,认为虎丘曲会是古代祭月迎寒仪式:“《周礼》和《礼记》所记载的为迎接寒气而在中秋节晚上演奏乐器的祭月仪式,正是现今中秋赏月习俗的由来,也

¹ 任孝温:《虎丘曲会成因考》,《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98页。

正是延续至明清时代的虎丘曲会的最初起源。虎丘曲会就是从古代秋分祭月仪式演变而来，现在的虎丘曲会也是承继于此。”²刘祯在《虎丘曲会与昆曲审美的雅、俗之境》一文中也指出了虎丘曲会与民俗节庆的密切关系：“戏曲演出是这些民俗事象的重要内容——对应着人们的精神娱乐，而民俗活动则是戏曲演出兴盛的一种保证。”³郑元祉的研究为我们考察虎丘曲会的形成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角度，也许中秋赏月活动与古代祭月有关，但流传至后世，中秋赏月活动更多是这一仪式的遗存，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一种娱乐活动，其宗教祭祀意味相对比较淡薄。而刘祯从民俗节庆的角度考察虎丘曲会的繁盛原因，则更切合实际、更具现实意义。

民俗庆典与中国戏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是戏曲的母体和载体，而戏曲则是这个母体载体中最为活跃、热闹和狂野的情绪宣泄和情感表达，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狂欢’和高潮是以戏曲的锣鼓为起点和标志的。在民间，民俗节庆与戏曲演出是一对双胞胎，有节庆就会有戏曲演出，而民间戏曲演出最多、最频繁的就是节庆活动。”⁴“但作为一种表演行为，戏曲首先离不开一个‘场’——表演行为发生的空间和时间，而这个‘场’就是民俗文化。”⁵就中秋虎丘曲会而言，虎丘为民间昆曲唱曲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活动空间，而中秋则是这一文化活动的时空依托。也正是中秋赏月这一节日庆典活动，使得虎丘曲会更加得到人们的心理认同，从而使虎丘曲会本身产生一种庆典意味。与戏曲演出相比，由于虎丘曲会比较纯粹的唱曲性质，使得它的民众参与与更加简单和容易，因此也更加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明朝苏州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相对稳定也是虎丘曲会产生与繁荣的重要原因。顾聆森在《昆曲与人文苏州》中论及昆曲在苏州的传播时指出：“苏州是资本主义萌芽破土最早的地区，由苏州丝织业迅速膨化而催熟了的苏州市民阶层，他们一开始就与苏州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激烈的昆曲观众席的争夺，在分享昆曲的同时，促使剧种按照市民的审美指数完成了‘二次革命’（如果魏良辅对南曲声腔的改革可以称为一次声腔革命的话）。昆曲的‘二次革命’经过了长时期的理论准备，终于在清初完成，其标志，首先是完成了昆曲观众结构的调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表明昆曲业已冲破士大夫深宅大院的粉墙黛瓦，流入市井，市民阶层业已成为昆曲观众的主体。”⁶可以说，虎丘曲会是苏州地域文化、民俗文化、

² [韩]郑元祉：《明清时期苏州“虎丘曲会”演剧史的考察》，《中华戏曲》2005年第5期，第191页。

³ 刘祯：《虎丘曲会与昆曲审美的雅、俗之境》，台湾中央大学“世界昆曲与台湾角色——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4月。

⁴ 刘祯：《戏曲与民俗文化论》，《戏曲研究》第70辑，第30页。

⁵ 同上，第31页。

⁶ 顾聆森：《昆曲与人文苏州》，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等综合因素的合力下形成的。

鉴于以上关于虎丘曲会兴起与繁盛的文化生态因素的考察,反观虎丘曲会从清朝末年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中断,清朝嘉庆年间兴起的花部乱弹的通俗审美趣味对雅乐昆曲的取而代之,清末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的长期战乱,以及战争对经济、文化的严重破坏,建国初期戏曲生态环境的初步恢复以及政府对戏曲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文革”对戏曲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戏曲脆弱的整体生态环境,等等,都是虎丘曲会中断的重要原因。

二、 从近十年虎丘曲会发展情况看昆曲民间生态的变迁

新世纪以来,中国昆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昆曲作为首个列入世界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的戏曲剧种,其文化生态日益好转。与之相适应,作为民间昆曲重要表现形式的虎丘曲会不但重新恢复,而且历年来不断吸引更多、更年轻的曲友和爱好者参加。勾勒 2000 年至 2010 年 11 届虎丘曲会的发展历史,对于研究昆曲文化生态的变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选取 2000 年以来十一届虎丘曲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年份进行详细研究,以探讨新世纪以来苏州民间文化生态的发展历程。

（一）2000 年：首届虎丘曲会举办的契机与意义

就在中国昆曲于 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世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前,苏州虎丘曲会已经于 2000 年重新正式恢复。虎丘曲会的恢复,直接原因是缘于 200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3 日在江苏举办的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作为“六艺节”的分会场之一,苏州市政府借助这一契机,举办了苏州市首届文化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而虎丘曲会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

事实上,虎丘曲会的酝酿与准备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初举办的首届中国(苏州)昆剧艺术节。1999 年,文化部提出要举办一次国际昆曲观摩活动,苏州市文化局接受了承办首届昆剧节的任务。2000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6 日,“首届中国(苏州)昆剧艺术节暨昆剧古典名剧展演”在江苏苏州和昆山举行,全国七个昆剧院团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韩国等海外昆曲社团与曲友参加了昆剧节。期间举办的海内外曲友联谊活动,加强了曲友之间的联络。这次联谊活动,可以说为虎丘曲会的恢复召开做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和酝酿工作。

2000 年首届虎丘曲会的举行，也是苏州昆剧研习所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王夫在《十年虎丘曲事路》一文中记录了 2000 年苏州昆剧研习社为争取举办虎丘曲会而奔波的过程：

“2000 年，在十二年之后，我社为继承贝老⁷的遗愿，又一次打报告给市文广局及文联，得到文化部门新老领导的支持，我社作为联合举办的主要单位，当即根据徐坤荣同志所遗赠的‘海内外昆剧通讯处’、帮文联、剧协给全国各地二十多个业余曲社及个人发信及电话联系，同时，由本社两位主要负责人立刻骑自行车到虎丘山上‘园管处’去介绍游说‘打前站’，开始‘虎丘园管处’觉得昆曲太高雅，虎丘的庙会形式不太适合，后经朱一鸣的‘三寸不烂舌’阐明为了打‘百戏之祖’及‘苏州文化’的品牌意识，终于得到‘园管处’的首肯，举办成了世纪之交的首届《虎丘曲会》。”⁸可以说，虎丘曲会的重新恢复，与苏州人对昆曲的喜爱、虎丘曲会在苏州人心目中重要的文化地位以及苏州昆剧研习社的执着努力分不开。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绵延数百年的、对昆曲真正的热爱，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需求与呼声与时代对传统文化的需求相遇，才使得虎丘曲会的恢复成为可能。

2000 年首届虎丘曲会于 10 月 15 日在苏州虎丘万景山庄万松堂前举行。共有近 20 个曲社、300 余名曲家曲友参加了曲会，这些曲社有：苏州昆曲研习社、苏州大学东吴曲社、苏州昆剧传习社、张怡和大儒中心小学行知艺术团、南京金陵曲社、海内外京昆联谊会、河海大学石城曲社、南京曲社、扬州广陵昆曲学社、浙江昆曲研究会、上海昆曲研习社、天津甲子曲社、昆山昆曲研习社、太仓娄东昆曲社、苏州市政协联谊会京昆组、昆山市第一中心小学小昆班等。参加曲会的曲友有小学生、年轻的大学生、公司职员、机关干部、报社记者、大学老师等，也有金发碧眼的老外、日本留学生、香港曲友等。著名昆剧演员蔡正仁、张静娴、王芳也以曲友的身份参加了曲会。⁹恢复后的首届虎丘曲会，即以它深植于海内外昆曲爱好者心中的影响力与感召力，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总体来说，2000 年对于昆曲在 21 世纪的复苏与振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酝酿之年。除了首届中国（苏州）昆剧艺术节、首届虎丘曲会的成功举办对后来昆曲举办周期性表演活动开启了大门，另有一件大事也在紧张的准备阶段，这就是 2000 年 11 月至 12 月昆曲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的王安葵具体负责昆曲申报文本的撰写工作，他曾撰文回忆了申报昆曲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评选，但是把昆曲列为首批文化遗产代表作并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现和

⁷ 指苏州昆剧研习社老社长贝祖武。

⁸ 王夫：《十年虎丘曲事路》，《苏州昆曲研习社社讯》。

⁹ 顾斌：《虎丘曲会》，《苏州杂志》2000 年第 6 期。

挑选，而是我们中国自己主动申报的。教科文组织规定，每个国家每次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部向全国各文化厅局发了通知，要各地认真准备申报材料。文化部又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评审，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了专家组，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和评选。我国符合条件的项目有好几个，最后根据专家和文化部领导的意见，先申报昆曲。”¹⁰就是这次申报，翻开了中国昆曲发展史崭新的一页。

虎丘曲会在昆曲列为世界级“非遗”之前恢复，虽然有一定的机缘巧合，但事实上有着更深层的经济文化背景：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冲击与荡涤，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戏曲危机”的震撼与反思，人们日渐对我国传统戏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领域的重新认知和重新定位。诚如苏州市市长陈德铭在首届中国苏州昆剧艺术节上所说：“面向 21 世纪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面对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世界潮流，苏州已经确定了 21 世纪的发展蓝图。当前，实现这个蓝图，最需要与这个蓝图相适应的精神和智力的支持。而昆剧的历史发展内蕴着这种精神和经验。把沉积在昆剧艺术中的文化精神挖掘出来，使其成为推动苏州跨世纪发展的人文动力，是苏州承办这次昆剧节的一个重要目的。”¹¹尽管这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嫌，然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将会在 21 世纪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是不可否认的。幸运的是，在随后而来的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的强力推动下，昆曲重新繁荣与振兴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更坚实，也使得昆曲振兴过程中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净化。

（二）2001 年：昆曲申遗成功与第二届虎丘曲会

2001 年对中国昆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戏曲来说都是极有纪念意义的一年。5 月 1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巴黎宣布中国昆曲艺术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对于长期沉寂、苦苦挣扎于生存危机之中的昆曲来说，无疑是极其振奋人心的。6 月，文化部拟定了《文化部保护和振兴昆曲十年规划》。随后，江苏省颁布了《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工程方案》。作为昆曲发祥地的苏州市，也出台了《保护、继承、弘扬昆曲遗产工作十年规划》，制定了一系列详尽细致的保护措施，其总体目标是构筑“节”（中国昆剧艺术节和虎丘曲会）、“馆”（中国昆曲博物馆）、“所”（苏州昆曲传习所）、“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场”（一批演出场所）；建立昆曲研究中心，筹建中国昆曲学院，打造昆曲之乡和活

¹⁰ 安葵：《给昆曲以明确定位——纪念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五周年》，《戏曲研究》第 70 辑，第 2-3 页。

¹¹ 陈德铭：《昆剧的精神与苏州的发展》，《东方戏剧》创刊号“首届中国（苏州）昆剧艺术节专刊”，中国香港东方艺术中心，2000 年 3 月，第 7 页。

跃群众性曲社活动，做优昆曲电视专场以及建立昆曲网站和昆曲演出传播、海外交流中介机构，制定昆曲保护法规。通过这两个“五位一体”的格局，将苏州建设成昆曲保护基地。第二届虎丘曲会，就是在这背景之下举办的。

2001年11月3日至9日，“庆祝中国昆曲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及纪念苏州昆曲传习所成立80周年”活动在苏州市隆重举行。作为此次活动之一的虎丘曲会于11月6日在虎丘千人石旁拉开大帷幕，共有20多个曲社，全国各地以及来自日本、韩国、德国等海内外曲友共250余人欢聚一堂，再现了虎丘曲会的盛况。¹²据报道，当时参加虎丘曲会的群众，有1000余人。¹³

如果说首届虎丘曲会更多的是曲友之间的交流，2001年之后虎丘曲会则由于昆曲列为非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而引起世界华人的关注，吸引更多曲友和普通群众来参加、参与，曲会的规模历年来不断扩大。

（三）、2007年：青年曲会的举办与昆曲文人清唱传统的传承

自虎丘曲会恢复以来，年轻曲友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长。参加曲会的小曲友的年龄不断降低，年轻曲友的学历水平则不断提高。这些年轻曲友经过几年的习曲唱曲，演唱水平不断提高。针对这种现象，2007年，苏州欣和曲社决定借助虎丘曲会这一平台，举办首届青年曲会，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曲友搭建一个相互交流、探讨清唱技艺的平台。

苏州欣和曲社成立于2005年，其宗旨是继承弘扬昆曲艺术，传承传统曲社清唱的特色，并努力吸收年轻曲友参加到清唱队伍来。因此，2007年举办的青年曲会的目的，除了为青年曲友搭建交流平台，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传承和探索文人昆曲清唱的传统。¹⁴举办青年曲会的原因，一是由于参加虎丘曲会的人数逐年增长，许多曲会在虎丘曲会上得不到演唱和展示的机会，另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一些曲友不满于虎丘曲会演唱曲目与演唱形式向院团舞台演出形式靠拢的弊端。

2007年参加青年曲会的曲友大概有40余人，这些曲友来自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深圳和香港，据主办方统计，他们之中有近一半有研究生学历，而且男性曲友占多数。¹⁵2008年青年曲会的规模情况基本与此相似。2009年参加青年曲友的人数有65人左右。2010年也基本是这个规模。

¹² 徐涟：《昆曲 苏州的文化品牌》，《中国文化报》2001年11月17日第2版。

¹³ 季根章主编：《江苏文化年鉴》，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51页。

¹⁴ 参见网友曲日的文章：《清唱会后有话要说》、《对组办虎丘曲会的建议》，博主参加了多次青年曲会的策划与组织工作。<http://blog.sina.com.cn/suzhoukunqu>。

¹⁵ 同上。

举办青年曲会的意义有以下几点：一，青年曲会提供了青年曲友专门唱曲的空间与平台，激励了青年曲友学唱昆曲的热情，进一步扩大了昆曲在青年一代中的影响；二，自虎丘曲会恢复以来，尤其是 2001 年昆曲列为“非遗”之后，尽管昆曲在国人中的影响日渐扩大，许多人开始学唱昆曲，但对怎么唱昆曲，唱什么样的昆曲并不了解，因此演唱水平参差不齐。青年曲会传承文人昆曲清唱，即昆曲剧曲的明确目标，使曲友们认识到昆曲清曲和剧曲的区别，从而在演唱上达到更高的水平；三，从昆曲的演唱形式来看，除剧曲即舞台演出外，昆曲清唱一直是昆曲演唱与传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尤其是多在文人及官宦人家传承教唱，对于提高昆曲演唱的总体水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昆曲在经历长期沉寂之后，多数人对昆曲的了解大多是院团的演出，而青年曲会借助影响日渐深远的虎丘曲会向人们传输昆曲清唱的观念，无疑对加深人们昆曲的理解有重要帮助。从昆曲文化生态角度来讲，这既是昆曲文化生态日渐好转的表现，无疑也会进一步促进昆曲生态的良性循环。

（四）、2008 年虎丘曲会：回归中秋，突显中秋唱曲的民俗意义

关于历史上虎丘曲会在中秋夜举办的民俗学意义，上文已经详细论及。韩国学者郑元祉撰写的《明清时期“虎丘曲会”演剧史考察》一文，正是基于对 2000 至 2004 年五届虎丘曲会举办情况考察，深感“不管是在 80 年代或者新世纪再度举行的曲会，都是在对举行日期缺乏足够关注的情况下展开的”，因此他指出，根据虎丘曲会原来的举办精神，“首先其民俗祭典的特点不该抹消。当然，并不是说，非得在阴历八月十五日这一天举行，而是说必须在意识到该日期具有特定意义的前提下，对日期的选定作慎重的考虑……”¹⁶

也许是理论界的这些研究和建议引起了主办方的注意，2008 年的虎丘曲会，开始选择在中秋节期间举行，并且突出强调了中秋赏月唱曲的主题。曲会于 9 月 13 日-15 日举行，13 日晚到虎丘千人石举行第一场曲友演唱活动；9 月 14 日中秋节当天，上午主办方安排曲友参观昆曲发源地千灯镇，下午在千灯古戏台举行第二次演唱活动；中秋节当晚，举办中秋晚宴，宴后组织赏月唱曲活动。参加曲会的海内外曲友有 500 多人。此次曲会举办得非常成功，不仅让曲友在明清曲会举办地虎丘千人石唱曲再现盛况，也组织曲友参观昆曲发源地追古溯今，最重要的中秋赏月唱曲的活动，真正让曲友们有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的感觉。

2009 年，虎丘曲会仍然在中秋期间举办。当年，中秋节恰遇国庆节，既是中华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又是虎丘曲会恢复举办十周年，因此虎丘曲会办得别开生面：改变以往曲会仅仅是曲友间的交流、联谊活动，向参观虎丘的游客开放；评选 2000—2009 苏州虎丘曲会优

¹⁶ [韩]郑元祉：《明清时期苏州“虎丘曲会”演剧史的考察》，《中华戏曲》2005 年第 5 期，第 197 页。

秀曲社 22 个、优秀曲友 25 名等。这也与古代虎丘曲会的赛曲风俗有关。

从苏州曲友自发性的对虎丘曲会满怀情感的坚持与争取，到国家与政府自觉地对虎丘曲会的重视与扶持；从“非遗”背景下全民的对昆曲的热情追随，到理智地思考和探索虎丘曲会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注重曲会的形式与规模，到深入挖掘虎丘曲会的文化底蕴与民俗学意义，虎丘曲会在新世纪 11 年的发展历程，步履清晰而意蕴渐厚，这意味着昆曲在民间的文化生存环境在政府的精心培育、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曲友的参与努力下日渐好转。

三、2010 年第十一届中国苏州虎丘曲会的考察与思考

正是基于对昆曲民间文化生态的关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虎丘曲会的兴趣，笔者于 2010 年 9 月 22 日至 26 日赴苏州，对第十一届苏州虎丘曲会进行实地考察，以切身了解虎丘曲会的实际情况，感受苏州昆曲文化生态。据主办方人员说，2010 年的虎丘曲会是“小年”，这大概是相对于每三年一届的中国昆剧艺术节时的虎丘曲会和去年建国 60 周年暨虎丘曲会 10 周年而言的。然而，也许这种纯粹的曲友之间的唱曲活动，才更契合虎丘曲会的主旨，从而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了解当前昆曲在民间的生存状态。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出发前搜集有关今年虎丘曲会的资料情况时，我通过网络，搜索到前文提到的曲日先生的博客，先了解到今年青年曲会的举办日期、举办地点、报名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进而得知虎丘曲会的相关情况，并且了解到以往虎丘曲会和青年曲会的相关情况。正是由于有像曲日这样热心于青年曲会、为青年曲会出谋划策、出智出力的年轻人，通过网络传播，扩大了虎丘曲会、青年曲会的影响，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也确实是他们的热情与热心，鼓励了像我这样孤身一身参加曲会的人。

2010 年虎丘曲会由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共同主办，由苏州市家协会、苏州虎丘风景名胜区管理处、苏州石湖风景区管理处、江苏省苏州昆剧院、苏州市艺术学校承办。报到及住宿地点是苏州市吴中区委党校，事先报过名的曲友交纳会务费 360 元，包括曲会期间的住宿、餐费、交通费、景区门票费等。按照苏州的消费标准，一般游客在苏州一天的花费就需要这个数目，因此，组委会所收的会务费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其余的资金缺口主要由组织方承担。由此可见，苏州市政府为了虎丘曲会每年能顺利开展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物力。正是政府部门的扶持，使得虎丘曲会能让一般曲友都有能力负担在苏期间的费用，也使历史上苏州人的虎丘曲会成为现在来自海内外的

曲友都能参加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聚会。组织方的竭诚接待、曲友之间的真诚相待、互帮互助是虎丘曲会吸引各地曲友的重要原因。

参加此次曲会的曲社共有 24 个，这些曲社是：香港和韵曲社（18 人）、北京昆曲研习社（3 人）、北京西山采蘋曲社（7 人）、天津甲子曲社（7 人）、杭州大华昆曲社（16 人）、江苏省昆剧院兰苑昆曲社（11 人）、南京昆曲社（6 人）、南京海内外京昆联谊会（3 人）、河海大学昆曲社（4 人）、扬州市广陵昆曲学社（9 人）、上海昆曲研习社（6 人）、上海复旦昆曲社（4 人）、上海戏剧学院昆曲社（3 人）、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昆剧队（10 人）、上海国际昆曲联谊会（5 人）、太仓市娄东昆曲堂名社（8 人）、昆山市昆曲研究会（10 人）、苏州市苏剧曲社（5 人）、苏州大学东吴曲社（2 人）、苏州吴继月曲社（6 人）、苏州昆研社（14 人）、苏州欣和曲社（13 人）、浙江工商大学京昆俱乐部（1 人）、广州五山昆曲社（5 人）等，共 185 人，其中外国人 2 人。¹⁷

9 月 23 日全天曲友报到，组织者充分利用这一天的时间举办青年曲会，让提前到达的曲友能充分利用时间交流唱曲。上午 9 点，青年曲会开始，之后陆续不断有曲友加入进来。据我的统计，上午参加青年曲会的曲友有约 90 人，到下午结束时，参加人员已经达到 110 人。而在青年曲会上唱曲的人员，已不再只是年轻人，一些知名的、年事已高的著名曲家如上海的甘纹轩、叶惠农也被极力邀请登台演唱。这也符合青年曲会邀请昆曲名家示范演唱的宗旨。

曲会是各地曲友交流信息、联络感情的重要平台和机会。23 日上午的青年曲会上，曲友们得知了最后一位“传”字辈老艺人倪传钺已于 9 月 21 日（中秋节前一天）仙逝的消息。而在曲会上，纪念前不久（8 月 29 日）去世的曲家陈宏亮也是一项特别的内容，上海昆曲研习社印制了陈宏亮先生纪念专刊，散发给每位曲友。各个曲社在虎丘曲会上互赠社刊、社讯也是相互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曲会期间，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类型的曲友，了解他们学习昆曲的动机和经历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从曲友身份构成来看，各种学历、各种职业、各种年龄段的曲友都有。曲会上最小的曲友是一位 6 岁的小女孩，年龄最大的，当是上文提及的 80 多岁的甘纹轩、叶惠农。有一位上海曲友，男性，40 岁左右，在松江环保部门工作，喜欢民乐，会多种乐器，2007 年之前一直是京剧票友，之后转学昆曲，2009 年拜金睿华为师，正式开始学习昆曲，目前已是铁杆曲迷。因上世纪初松江昆曲曲社很多，俞粟庐、俞振飞父子又是松江人，他在以此为

¹⁷ 这是根据本届虎丘曲会节目单及报到名单统计的，如果算上江苏和苏州当地人，以及以个人名义参加曲会的人员，实际人数应多于此。

傲的同时，又为松江目前昆曲后继乏人惋惜、担忧。他利用参加江南丝竹固定在松江演出的机会，坚持不懈、费尽心机地推广、宣传昆曲。

太仓曲友陈先生，50多岁，家里世代唱昆曲，祖父、父亲都会唱，经常请知名曲家曲友来家教曲。著名昆曲音乐家高步云就是他父亲的好友，家里人跟高学了许多东西。陈先生小的时候，比较顽皮，学习昆曲也不用心，家里有一套插图版的《缀白裘》，共18册，他把书前的绣像全部剪下来订成画册，至今内心仍然有很深的负疚感。他委托我回北京后为他购买一套《缀白裘》，以补偿年幼无知时的过失。

我曾经试图问这些曲友，他们的家庭为什么会世代学习昆曲，他为什么会喜欢昆曲，他们往往答不出原因，说只是因为大家都唱，所以自己也跟着唱。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生长和生活在昆曲积淀最深厚、传统最悠久的苏州太仓、昆山，以及南京、扬州、上海等地，听昆曲、唱昆曲已经深深融入他们生活之中，并成为深深烙在他们记忆中的文化印痕，也许是偶然间某种机缘的触发，也许是在故乡长久的浸淫，使得他们加入曲社，演唱昆曲，为昆曲授旗呐喊。

也许，还有更多的曲友，像我在曲会上结识的一名南京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一样，只是因为喜欢《牡丹亭》选段，而开始看明清传奇剧本，又凑巧到南京上大学，能够看到江苏昆剧院的演出，恰好又赶上近些年的昆曲热，于是加入曲社，开始学唱昆曲，学吹笛子，开始参加虎丘曲会，他在曲会上演唱的《哭像》选段还真是有模有样。而在曲会上演唱的大多是这样的年轻人。

每一个曲友都有一段与昆曲结缘的故事。每当我听完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在台上投入的演唱，都会加强我对未来昆曲发展前景的乐观与憧憬。

（原载《戏曲研究》2012年第2期）